

“赔钱的秘书长”李旻： 告诉政府日全食天全黑时怎么办

昨天,是2009年7月22日“500年一遇”的日全食发生整整一周年的日子,这样的日期也许会被大多数公众所遗忘,但对李旻来说却刻骨铭心。一早,记者就接到了李旻的短信:一年前此时此刻,我们正忙得四脚朝天。

去年是“国际天文年”,作为南大天文系老师、江苏省天文学会秘书长,在“天文100小时”活动中,他让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望远镜,与广袤宇宙进行亲密接触。也是他的奔走和努力,让公众知道了日全食天全黑那几分钟是怎么回事。也是他,让人们重新燃起对天文的兴趣……

快报记者 胡玉梅 安莹/文
快报记者 施向辉/摄



公民李旻

出生年月:1974年10月

籍贯:江苏苏州

学历:硕士

经历:1993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本科;2003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;2004担任江苏省天文学会秘书长至今;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

最忙的他

连续两月每天只睡两小时

去年年底,中国科协来江苏省天文学会调研,专家告诉他,一个健全的协会必须有多人来运作。但是在江苏省天文学会,李旻一个人得做几个人的事。李旻说,去年,他这个秘书长曾经连续两个月每天只能睡两小时。

“我有学校教学任务,还有科研项目要做,加上学会的日常事务,让我觉得时间不够用。”今年1月15日,为了组织天文爱好者们观看日环食,从联系地点,派车……忙疯了!有人说,“他这个天文学会的秘书长,是天底下最忙的秘书长。”

日全食天黑那几分钟,你该怎么办

“8时12分,合川看到初亏!”“8时16分,罗田看到初亏!”“8时24分,浙江舟山看到初亏!”……在其后的数十分钟内,我国长江流域的这些地区上空,太阳逐渐亏缺,遮住最后一道光芒,白天瞬间成了黑夜。几分钟后,光线一点点地从黑色圆球的周边发散,太阳逐渐复圆。在中国的长江流域,国人为目睹这一世纪天象奇观感到幸运和兴奋。

这是去年7月22日的一幕,这一天,被誉为“500年一遇”本世纪最长罕见日全食8时至11时在我国登场。此次日全食带在我国的东西长近3000公里,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,覆盖人口3亿多人。我国境内能够观测到的全食时间最长达到6分1秒,是本世纪最长的一次日全食。

当天上午11点左右,李旻感觉卸下了一身的担子,他轻松地点了一支雪茄。5分钟的黑暗,涉及范围内的城市基本没有交通事故,没有恐慌。几乎每个市民都采取了保护措施,没有人视力受损……这次日全食堪称完美。

就在日全食发生前的4个月,李旻和江苏天文界的院士、专家们坐在南大的一间办公室里讨论,日全食有5分钟的全黑时间,大白天突然天黑,在这个现代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?整个过程人们没有任何经验,更没有办法预演,没有人能说清楚天黑到什么程度。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李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日全食不再是单纯的天文观测。

李旻告诉记者,当时最担忧的不是观测不当导致的公众视力安全问题,而是交通。这次日全食涉及三亿人,上海、南京、苏州、重庆这些城市都在其中,由于是大白天天黑,人眼的视觉会感到比正常的黑夜更黑,机场、高速公路、水运等交通设施将会引起一系列可能的事故。高速公路观日食车流会骤增;偏食地区驾驶员亦会分散注意力而引发事故。同时,日全食短暂黑夜期间温度下降幅度在15℃以上,高空作业、建筑工地、高楼擦洗等产生问题和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医院的供电、照明等如应对不及时,有可能发生病人慌乱、医疗过程差错等问题。

这些因为日全食引发的问题如果政府部门不引起重视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怎么办?必须要让政府部门知道全黑的5分钟所发生的一切,让他们启动预案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李旻更忙了,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之间来回奔波,

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,他不停地给各个部门写材料,由江苏省天文学会出面进行日全食知识讲座,尽可能地接触媒体,通过舆论宣传让公众了解日全食。李旻的行动也引起了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的重视,这位记者根据李旻提供的材料写了《关于“长江大日食”直接影响我国3亿人,各地应急预案不可少》,通过新华社发的内参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。

直到7月10日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妥善做好应对日全食工作的通知》,这时日全食沿线的各省市交通、旅游、公安、教育、医疗、海事等部门纷纷启动了日全食的应急预案,以确保市民安全、有序地观赏这一千载难逢的天文奇观。

背着天文望远镜去学校被拦下

江苏省天文学会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,但当上这个学会秘书长的时候,李旻还只是一个刚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的毛头小伙子。从最初的不熟悉业务,到现在处事稳稳当当,李旻已经学会了驾驭,并摸出了学会的发展方向。“我的理想是建立天文科普网络,因为天文学会就是沟通天文机构和社会的桥梁。”

天文科普也要从孩子开始抓起。要让遥不可及的天文学一下渗透到普通市民心里,是件不容易的事。为了自己的天文科普梦,李旻和各个地区的科协、学校联系。徐州、连云港、张家港、南京,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跑。

去年借助“天文100小时”和7月22日日全食的机会,李旻和一位专家背着天文望远镜去镇江一所小学“推销”。“你是卖望远镜的?”“不是,我是来送望远镜的。”“要钱吗?”“不要,送给你们观看日全食的,看完了归还就行。”当背着沉沉的天文望远镜到校门口,李旻被保安拦了下来。通过艰难的解释,保安才知道眼前背着蛇皮袋的男人不是农民工,而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老师、江苏省天文学会的秘书长。

“也怪不得人家,那天我们背了蛇皮袋,一路风尘仆仆的,里面装满了宣传资料和一台天文望远镜。”李旻用这种方式推销着自己,用真诚换来了学校的信任。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开始“认”李旻这张脸,和他建立了联系。“虽然现在对天文重视的学校不多,但三到五年后,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学重视天文。”

李旻说,为了他的天文科普网络,每年都要进行二三十场科普讲座。这些讲座都是公益性质的,但

他心里乐呵。去年5月9日,李旻给苏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孩子们作天文科普讲座。这个讲座面对的听众是从幼儿园大班到小学六年级的孩子,以及孩子们的家长,听众的年龄从5岁到60多岁,人们听得津津有味,仿佛一下子和遥远的天空“零距离”了。而这次讲座也让李旻感动。讲座结束,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居然问他:“白洞大,还是黑洞大?”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物理上深奥的知识,让李旻吃惊。“很了不起啊!”

不赚钱光赔钱的秘书长

“我现在只有能力把一些小望远镜送给学校的学生观测,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市民免费使用。”李旻说,科普网络目前算是搭建好了,核心就是坚持科普活动的公益性。去年7月22日的日全食,这对很多商家来说,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商机。一些卖日食眼镜的商家都赚了,原本只要三四块钱一副的日食眼镜,被炒到了10多块钱。“我完全可以在那个时候多囤些日食眼镜和望远镜,然后高价出手。但我不能这么做。现在国内的天文望远镜市场已经很混乱了,一些天文望远镜做工粗糙,如果我们也介入,那势必会更加混乱不堪。”李旻说,就在去年日食眼镜最高价的时候,他买了1000副,后来这些日食眼镜半卖半送提供给了天文爱好者。

别人做秘书长至少不赔钱,但李旻却赔进去不少钱。很多人都说他“不容易,光赔钱。”李旻说,他曾经仔细计算过正常维系天文学会运作的费用,“如果在无锡、常州、南京做一些天文观测活动,一年要消耗10万元。但天文学会没有这笔钱。”天文学会一年预算是10万元,但实际上拿不到,来源主要靠学会领导来支持,一年能支持两三万,剩下的是划账、垫付。“都是我垫。这些钱,我垫出去就不打算回来了。以往一般垫个几千块钱,去年垫付了六七万元。”

怎么垫付呢?李旻说,他一般都是刷卡。但有一次,预算的钱迟迟不来,他就把自己的信用卡都刷爆了。活动做得越大,相关的费用越多,他要刷信用卡的次数越多。“如果停下来,等经费一切都筹集好了,那2009年国际天文年,江苏就是一片空白了。”

最让李旻尴尬的是2009年底的“国际天文年”表彰会。“表彰就遇到一个问题,一些被表彰的单位需要红头文件,需要盖章。受表彰的学校有30个,如果奖状用特快专递一家家邮寄,要600元。不是我小气,是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怎么办?我就先一个个扫描,然后,发邮件给表彰单位让他们自己打印。”

对话

天文会培养你一种另外的思维方式

现代快报:天文科普工作吸引不了太多人,你一个人干这么多活累吗?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?

李旻:累。去年日全食,最累的时候一天只睡2个小时,也抱怨过。但是撑过最难时候会好很多。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不能停下来,比如当你看到基层天文老师的热情,天文领域院士们的踏实和认真,他们在日全食到来时,感慨“终于可以好好做些事情了”时,你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中途退缩,那么在“2009年国际天文年”,江苏就会是一片空白。

现代快报:做纯粹的天文科

普,没经济利益,没有人说你傻?

李旻:我只能说,天文科普必须公益。这是原则和责任问题,从来没有动摇过。江苏省天文学会占着全国50%的天文资源,有责任担当起示范和榜样的作用,如果我们不做公益,那么谁来做?江苏省天文学会有义务成为社会了解天文知识的桥梁。

现代快报:对“2009年国际天文年”有什么遗憾?

李旻:我们抓住了机会,但是渗透天文科普的能力还很欠缺,没有合格的师资,没有专门的天文教育,中小学生们只能通过报纸和网

站了解天文知识。天文是自然科学,必须要动手观测,我敢说,中国人真正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的人群千分之一还不到。

现代快报:去年的日全食可以说是中国掀起了建国来最热的天文热潮,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?

李旻:我考虑还是要把基层的天文教育做下去,能免费培训中小学教师,增强中小学的天文师资力量。有人也常问我,现在学语数外还来不及,天文来凑什么热闹。其实天文的科普很重要,这门科学教会人怎么去思考、分析,培养你一种另外的思维方式。